

【编者按】

1938年10月12日，日军从惠东大亚湾登陆，正式开始入侵广东。仅九天之后，广州沦陷。此前，这座南国花城已遭受了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一年有余。

整整83年过去，今日我们特编发党史研究专家曾庆榴的研读之作，从作家夏衍笔下那段痛史谈起，文史互证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。

1 夏衍亲睹广州沦陷惨相

前一代文化名人中，在香港、广州留下了足迹的，夏衍是其中一位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夏衍在广州办《救亡日报》，后在香港参与办《华商报》等。广东的不少人物、故事，常在夏衍的作品中出现。夏衍之文，事详而文直，许多是可以作为历史来读的。

例如夏衍写日军空袭广州的文章，写得就很真实。日本飞机轰炸广州，开始于1937年8月，持续了一年多。那时日机频繁来袭，有时一天就有几十乃至百多架次，投弹难于计数，落弹的地点是大街、商店、工厂、学校、医院、公园、民宅、庙宇等等，摧毁建筑物无数，人员死伤无数。传媒报道使用的“狂炸”或“地毯式轰炸”这样

2 《春寒》取材于真实历史

《春寒》取材于抗战初期一群知识分子在广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。全书是以女主角——吴佩兰，一位上海沦陷后从江浙迁徙到广东的21岁女生的“札记”“书信”为引子，描写她在广州（从1937年年底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）、粤西（三水、四会，从广州沦陷至1939年春）和粤北（韶关、翁源，从1939年夏至1940年春）三地的漂泊、流亡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坎坷经历。

书中的人名虽然出于虚拟，但书中出现的地理环境、自然风貌、部队番号、团体名称（如“文抗会”“动委会”“战队”“抗先”等），以及许多事件都是真实存在的；书中所写那时国破家亡、难民蔽野的种种惨相，却是真实的。

1937年下半年上海沦陷后，广州被称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，或曰抗战文化中心，大批文化名人、知识精英及抗日救亡青年云集于羊城，这是当年的实际景观。《春寒》的主人公吴佩兰，就是上海沦陷后络绎南来的“外江佬”人流当

中的一位，其身份是“海关同人戏剧团体”的演员。她是作者塑造出来的形象，但在她身上有真实人物的影子。再看吴佩兰周围的人物：

徐璞，28岁，战前从日本回国的政经系学生，来粤后参加“国难教育社”，后为战区政治部秘书；蔡洁，“上海文艺界新进有希望的作家”，25岁左右，来粤后任政治部少校科员；萧琛，40岁上下，战前“一心研究民俗学”，来粤后任“文抗会”（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）常务理事，“动委会”（即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）干部；黄子瑜，著名国立大学教授，抛弃教职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是“动委会”的干部……从这几位小说中的人物身上，约莫也可以看到尚仲衣、石辟澜、钟敬文、姜君辰、司马文森等当时在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真实人物的轮廓。

总体来看，《春寒》熔铸了大时代风云，拾掇、集中了在粤许多抗日救亡人士包括作者本人的亲历、见闻及思想情感，是一部有着厚重历史感、现场感的现实主义作品。

我想去草原

才下飞机，我就迫不及待想联系檀越。

为啥？我的单反和手机里，全是天蓝湖净的好风光。逗逼他。

同学檀越不止一次说要去草原。哪里不去都不能不去大草原。他激动地挥舞拳头，仰头干了一杯啤酒。要去就去呼伦贝尔，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……”每当滚瓜烂熟念起这几句诗时，他便闭眼晃脑，很是陶醉。

我太喜欢草原了，他说。这是事实。他爱屋及乌，对草原歌手们如数家珍。腾格尔、降央卓玛、乌兰托娅、德德玛……他们的原唱歌曲都熟唱如流。KTV里，一曲《我和草原有个约定》就能让他泪花闪闪，喉头哽咽，那份投入无人能及。檀越还曾心血来潮，上健身房练摔跤。至于吗？那啥，咱到时挑战下草原勇士，嘿嘿！

又不是啥难事，休个假，扯张机票，不就成行了！我揶揄他。可不，咱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寻梦之旅呗。可檀越的寻梦之旅也忒多波折了。

第一次，他早早请好了年假，策划的自助游线路也拿出来炫耀了好几回。头天晚上一起吃饭时还在手机上截着点评价网上的优惠机票，说冬游的好处。

没想第二天，电话来了。取消了！啊？

知道不，单位要提一个办公室副主任……合条件的只有两人。想想吧，小马他是向来不休



文/曾庆榴
图/《历史烙痕——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》(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)

广州沦陷前夕，许多市民惊惶撤离广州

的字句。

当时，夏衍担任《救亡日报》(广州版)的主编，是日机频繁轰炸的目击者。他曾写过一篇通讯《广州在轰炸中》(原载1938年6月的《新华日报》)，是轰炸惨相的即时笔录，属第一手史料。故不少关于日军空袭广州的历史著述，都引用过这篇文章。1941年，夏衍在香港《华商报》工作时，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日军入侵前广东社会与政治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《春寒》，1947年由香港人文书屋列为《人间文丛》的第一部作品出版。这虽是一部小说，却并非凭空虚拟，而是基于真实史事的艺术创作，小说中的一些部分就可以作为历史来读。这是本文要重点讲述的。

《春寒》最具震撼力的笔墨，是关于南国名城——广州沦陷的叙述。这当然是因为夏衍亲身经历了这一浩劫的缘故。从日军大亚湾登陆(10月12日)至广州陷落(21日)，前后不足10天。这些日子，夏衍是在广州度过的，他目睹了广州沦陷的全过程。

10月19日，离日本入城只有两天时，夏衍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写道：“对于战事任何机关都守



广州妇女联合会在街头募捐，劝购纪念章



广州遭空袭后无家可归的孩子

3 日军入侵消息曾被当成“谣言”

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，而一切公用机关，邮政、电报、银行，都已经自动地停止工作了，整个广州像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，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。“保卫大广州”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眷的人嘴里咽下去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广州“文抗会”还照常开着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会议。第二天(20日)，增城失守。夏衍在向当时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秘书长钟天心、广东省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等求证这一消息时，钟天心还坚决予以否认，他说：“这是不会有的事情。”坊间不少人把日军即将入侵的消息，当作是“谣言”。

这一天的中午，夏衍写了一篇准备于21日见报的社论，文中说：“假使当局认为广州需要守、可以守的话，那就应该给愿意留在广州，愿意参加保卫广州工作的人们与市民以一定的办法。至少，也该使他们能够工作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政府当局要维持广州的秩序，假使说广州已经不能守，不必守，那么也应该明白表示，使几十万市民能够及早离开，能够及早抛弃一切可以资助的财物！”

然而，就在10月21日下午2时，日军进入了广州。夏衍说：这是“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”。

4 从“至少可以打半年”到一朝沦陷

夏衍后来撰有《广州最后之一日》一文，记述日军逼近广州时城内方方面面的情况。对当局之不作为和广州市民之不知情，他有着深入、细致的观察和刻骨铭心的体验。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，夏衍的这段亲历，为他在《春寒》中写名城广州的陷落，积累了厚重的素材。

在《春寒》的第三、第四节，作者用老到、沉郁的文学之笔，将一座和平、繁荣的南国大都市在战争骤然降临时社会与人心的震荡，演绎出一篇凄怆的故事。小说中写道，日军登陆大亚湾，开始于10月12日“3时29分”；至“5时40分”，下涌墟失守。如此具体而微的描述，即使在纪实之作中，也是很难读得到的。

荒谬的是，当日羊城的大街小巷仍生意兴隆，一派繁华热闹的光景，广州各家报纸对日军登陆无只字报道，只有很少人从香港方面获得了这一消息，但是也认为日军的行动只不过是“骚扰”而已，不必过虑。

至13日，东江重镇惠州陷落，接着就是博罗、增城告急，广州市民这才开始惊觉，才意识到战争这个恶魔，已经来到了白云山下、珠江之滨。

国民党当局一开始仍然宣

称“至少可以打半年”，接着就闭口不言了，不说要守，也不说不要守，不说危险，也不说不要安全。而省、市政府各种机关，则悄悄地、神速到使人感叹地撤退了。夏衍在小说中以冷峭的笔调写道：

“……军事当局不发表一行真实的战事消息。混沌、惊慌、揣测，一方面大言壮语的宣传，他方面是张皇失措的奔告。新闻饥饿就是流言蜚语的温床，‘保卫大广东’的精神战线，已经在新闻这一角开始无声地崩毁了。胆怯的仓皇逃走，胆大的变为了颤栗。10月下旬的太阳还像盛夏一般的热，广州变成了混乱沸腾的坩埚。”

国民党当局一开始仍然宣

称“至少可以打半年”，接着就闭口不言了，不说要守，也不说不要守，不说危险，也不说不要安全。而省、市政府各种机关，则悄悄地、神速到使人感叹地撤退了。夏衍在小说中以冷峭的笔调写道：

“……军事当局不发表一行

真实的战事消息。混沌、惊慌、揣测，一方面大言壮语的宣

传，他方面是张皇失措的奔告。

新闻饥饿就是流言蜚语的温床，‘保卫大广东’的精神战线，已经

在新闻这一角开始无声地崩毁了。胆怯的仓皇逃走，胆大的变

为了颤栗。10月下旬的太阳还像

盛夏一般的热，广州变成了混

乱沸腾的坩埚。”

——夏衍长篇小说《春寒》书写的广东抗战历史

5 “官军未有丈夫勇，客舍空余赤子心”

撤离之夜，小说的女主人公吴佩兰留下了一只她带不动的皮箱，箱内所存的书籍、衣物，都是她弥足珍视的“个人财产”。吴佩兰万般无奈，思绪奔涌，忽又心生奇想，拿起笔给她后方可能打开这口皮箱的人，写了篇情动于衷的文字。

她的这只皮箱，是广州市民的住宅、财产、物业的缩影。吴佩兰被迫丢弃她的皮箱，等同于数十万广州市民因战乱而被迫离家别舍，无奈抛弃他们的财产和家园。吴佩兰写下的这一封动情的信，实在是对战祸的控诉，对人民将赢得胜利的衷心期盼。小说的这一情节，真乃作家的神来之笔。

吴佩兰、杨曼珍的流亡之路，走的是西线，即从广州黄沙渡过珠江，徒步经三水、芦苞、蒋岸、猫坑而到达四会。这些地名，并非出于虚拟。当年广州市民“走日本”，许多人走的是西线，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（“抗先”的部分队员，就是一路往西走，辗转而到达四会集中的。中山大学迁移，部分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，历史系教师董家遵于途中听闻广州沦陷，悲而赋诗：“华南忽报胡笳音，千里河

山数日沉。痛惜市廛成火海，那堪旅次听离琴。官军未有丈夫勇，客舍空余赤子心。”沿途难民如蚁，哭爹喊娘、啼饥号寒的人群拥塞于途。

小说中的徐璞、蔡洁、萧琛、黄子瑜和吴佩兰等，是一群知识分子，亦即所谓书生。国难当头，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，愿以自己的点滴知识或谓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。从实际情况看，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，抗日救亡运动较为正常开展；广州沦陷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当局为振奋军心、振作部队，也对这些知识分子到军队中开展抗日政治工作，采取了开放态度。

但是到了1939年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国民党将其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，制定溶共、防共、限共、反共方针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。这股逆流，很快波及广东，抗日政治工作被曲解，救亡工作者遭受迫害。小说写到第七节，气氛越来越郁闷，揭示了国难深重之时知识分子遭遇的另一重厄运：他们的报国热忱受到了顽固派的打压，只能再一次走上流亡之路。

6 无法立足的伤心之城

随之，以集训为由，“动委会”及所属团队被调往韶关，广东战时省会。而当反共顽固派兴风作浪之时，韶关这座风光秀美、一时人才汇集的粤北中心城市，却不是正直抗日文化工作者有所作为之处，而是让他们无法立足的伤心之城。

《春寒》中写道：“动委会”这个拥有数千名“曾经替国家出过力的青年”的团体，终于被宣布解散；青年作家蔡洁，因为不愿遵照顽固分子的意旨写“纪念四一二清党”的文告，而秘密出逃；民俗学者萧琛面对种种压迫，“决定放弃无益的挣扎”，离开韶关，到桂林去当学术杂志编辑去；老教授黄子瑜，是备受青年人爱戴的长者，仅仅因他曾参加的学术团体有负责人跑到“那边”（新四军）去了，自己也成了“问题人物”；本来“抱了在泥沼里打滚”的徐璞，因为住所查出了违禁书籍和油印品，突然遭到拘捕；而小说的主角吴佩兰，因不愿做“政工队员不能做的事”

而顶撞了省党部的“高主委”，身陷危境，寝室被查抄……最后，幸得抗日军人钟副旅长的大力营救，她才逃出虎口，离开了韶关。

以上的小说情节也是有所本事的。1939年夏，国民党第十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尚仲衣（大学教授），因为思想“左倾”突然被宣布免职，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一个同事从事进步救亡宣传的石辟澜、孙大光等人，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、落叶知秋的先兆。

此外，总部设于韶关的“抗先”，是广东人数最多的抗日青年团体，因怀疑被中共“利用”，也屡受顽固派压制，干部被逮捕，各级部队被解散。1940年年初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有20多名队员被逮捕，押解到韶关，关禁于芙蓉山下的监狱中，如此等等……1940年的春天，大敌入侵而国内政治气候春寒料峭，小说之取名《春寒》，原由在此。

花地·小小说

2021年10月13日/星期三/文化副刊部主编/责编 邓琼/美编 伍岩龙/校对 谢志忠 A16

县长陪同老将军一路风尘

赶到小山村的时候，老马倌刚刚走。

众人无不唏嘘，都说只差那么一点儿就赶上了。就在几分钟前，老马倌嘴里还在念叨：我的老战友，看来我是真的看不到你了……

村主任这时开始在一边捶胸顿足：这都怪我呀！

原来几天前，老马倌感觉他不行了，就向村委会提出了一个要求，给县政府打电话，帮他寻找一个叫做刘友林的部队首长。他说这个人是他的战友，在临走之前，他想和他见上面。

但是村委会主任以为老马倌这是弥留之际说胡话，就拖着没打。没想到老马倌却日夜瞪大眼睛等待着，还不断问：电话打了吗，我的老战友来了吗？

后来村主任只好硬着头皮给县政府打了电话，说明情况。县政府的人通过网络一查，还真有刘友林这个人，而且人家竟然是个将军，现居北京。

哇，放了一辈子马的老马倌，竟然还有个将军战友！更让人吃惊的事还在后面：当县政府设法联系到刘友林时，年近九十的老将军二话没说，他不顾家人拦阻，立即连夜从北京赶来。

唉，就晚了那么一步！这老马倌也真是的，怎么啥事都差一点呢！

老马倌悲痛欲绝，他开始帮助处理老马倌

派，后来又跨过鸭绿江，打过美围。他作战勇敢，立下过许多战功。你们肯定不知道，我这条命，就是老班长从战场上救下来的呀。后来我们回国了，部队组织我们学文化，准备提拔当干部，可是老班长却说为什么要原回老家。我劝他不要走。他却说，一学文化我就脑袋疼。再说仗也打完了，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我想回家了。

部队首长也做他的工作，可他就是铁了心。没办法，部队只好放行。又觉得对不起他，送走了他。一匹战马让他带回去了……

分别的时候，我们抱头痛哭。我说老班长啊，你今后如果遇上什么困难，一定要记得找我啊！我留了他的地址，后来多次给他写信。开始他还请人帮助回过信，后来就失联了。电话普及以后，我还往那个地方打过电话，回答说这个人去了外地，从此就杳无音信了。没想到，老班长在这里放了一辈子马呀！假如当年他留在部队，肯定比我要厉害。唉，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呀！

众人无不叹息，谁也想不到，老马倌竟然是个隐名埋姓的大英雄啊！那他临终前想见到老班长，是想嘱咐点啥呢？

将军又问：难道，老班长他就从来没有说起过他自己的事情？

村主任摇摇头说：“我小时候听他讲过战斗故事，但是他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，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自己的故事。他就是再苦再难，也不肯给村里找麻烦。他的五保户，还是我们硬把他办的，他一直都好意思哩。”

将军沉默良久，说：“唉，老班长甘于清贫，一辈子放马，不居功，他真是高风亮节！可是我呢，有时候还觉得不够、想争点啥呢，跟他比，可不止是差一点点儿呀！”

